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五輯

第八十五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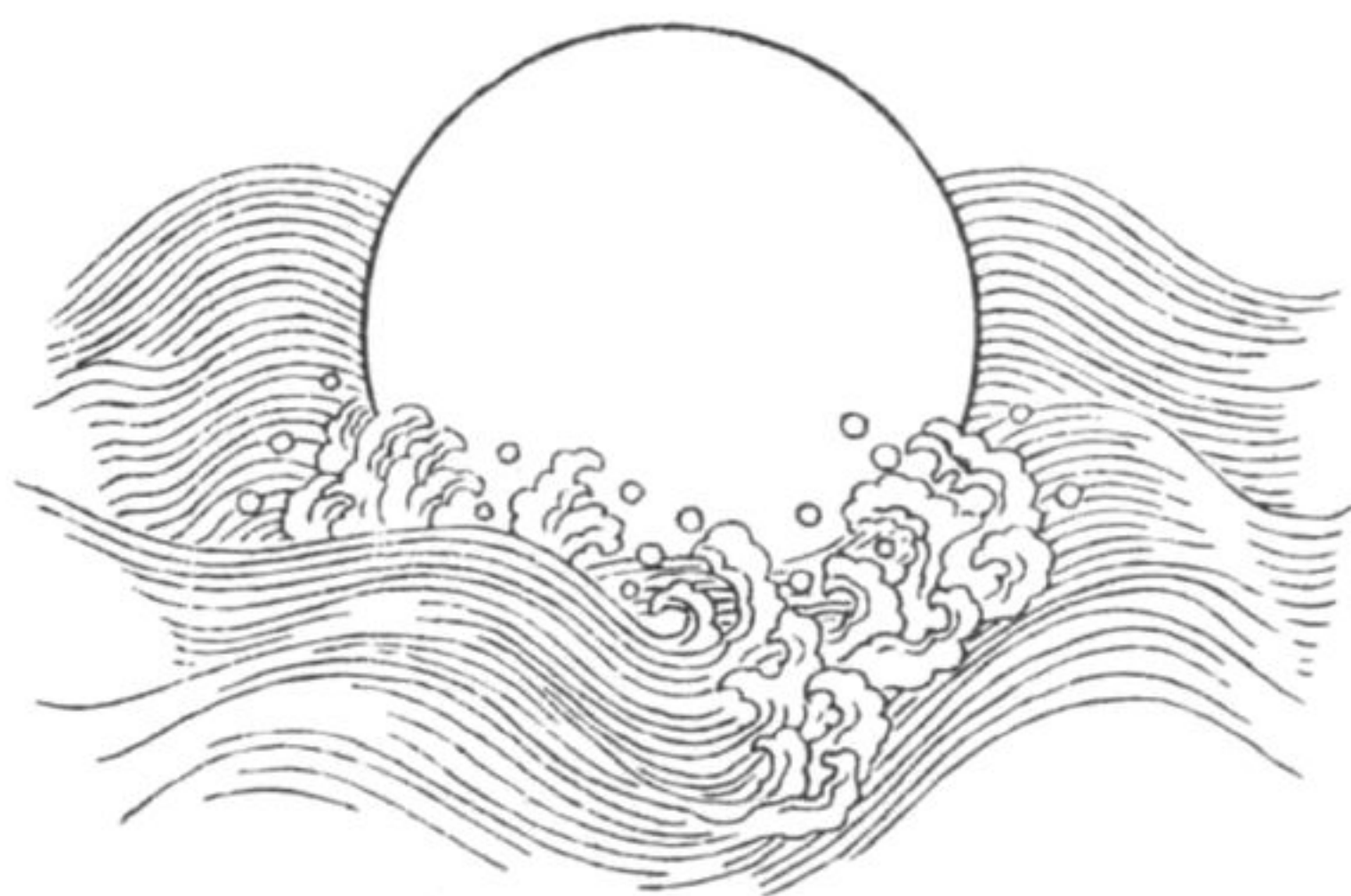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五輯

第八十五冊

黃山書社



(明)陳子龍 撰

陳忠裕全集三十卷卷首
一卷卷末一卷年譜三卷

清嘉慶八年斡山草堂刻本

陳忠裕全集卷二十三

青浦王鴻逵用儀

青浦王昶德甫輯

婁縣莊師洛菴川

編訂

青浦趙汝霖惠蒼

青浦何其偉韋人

議二

練兵求將

古者戰爭久則精兵必多良將必出其習然也今天下用兵二十年矣而不聞有精銳之師英武之將者何哉愚以爲人主惟有求將之方而至于訓練特將之一事

陳忠裕全集卷二十三

一

耳蓋國家有文將有武將所謂文將則今之督撫是也其初亦不過起家書生出于科目耳而有事之時廷議以才略見推則稱爲邊材焉然未必真有大過人也或少負不羈稍習鷹犬馳逐之事則推之或性情迂闊好言韜鈴則推之或交遊雜沓有任俠之名則推之或吏事有稱應對警捷則推之或金多而便佞善事要人則推之愚不敢謂天下之異人不出于數者之中然苟未嘗有所試而遽委之以一面宜其敗事者累累也其患在于驟以大任耳苟先試之以百里歷之以州郡便可核其功效量其材力何至鹵莽若此耶今朝廷兼以騎

射兵法試士欲其先事預習此無不可然議者以爲能言者未必能行而知略之士不必以弓馬爲重是誠篤論也但當今方求一能言者已不可得而苟有韋韜之流必有自見當不以無勇屈也第恐有司視爲故習所謂孫吳者仍如往時策論不經之言耳然愚以爲天下豈能人皆知兵而兵亦非可未試而自以爲能者故莫如嚴核主司不得以迂陋庸妄者應命而其中條對有合于兵機古法者則天子召而訪問以驗其才之短長而又兼推保舉之法務廣其途既得數十輩矣便分送之用兵諸督撫爲之參佐或使之獻一策攝一官既使新進

陳忠裕全集卷二十三

二

之士久在兵間且以觀大將之所爲而助其所不及於是大將列其功能于朝授以城邑守令若其事愈辦才愈長命以節鉞不難矣夫離草茅而登壇出細旃而用武此古人之所不易也今人才又不如古而欲一旦爲千里之統帥豈理也哉所謂武將則今之鎮臣是也古之大將必有偏裨皆其生平所熟習之人故各知其所長而用之易於有功如衛霍則有公孫敖荀彧諸人李郭則有郝廷玉白元光李嗣業諸人彼其人雖貴爲王侯而終身爲之裨將故古者命將嘗聽其自擇偏佐或在軍中奏計朝士以爲幕府之用是以雖有強藩跋扈

之憂而國威亦立今也不然副將以下至于守把皆自朝廷命之彼大將仗鉞而出其所趨走于麾下者皆不知其誰何之人也求其同心以向敵豈可得哉今夫戎政之大弊在于武科應武科者大率皆浮浪子弟耳一朝入教隨補大職至于材官効用軍前者雖已粗有戰陣之勞終不敢望其項背此事之不平者也原其初不過以拔起行伍之人雖有勞而本賤不若出於科目者通文義解方略耳今天子欲使文兼武而武不必兼文則武科之策論已如贅旒又何爲執此說哉且今者武科所重惟較力與射天下固有甚勇善射而至怯者故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議

三

與其試之于較比則不若試之于戰鬥勇怯之數殊也以愚之計當大召天下技勇之士于京師令嚴試而寬收之分爲數等資送用兵諸鎮上等者不過長數百人而下等者補之以一隊使其功名尺寸寸皆以力戰取之因其功而後實授其職則微倖之途塞而天下亦無未經戰陣之將矣夫使文武二帥皆求之盡其法則必有豪傑不世之士出于其中又何患無精兵哉蓋兵者將所自出也古之良將練士之法不一大要精技藝分強弱爲最要蓋將欲其智而卒欲其愚智則以技藝爲末愚則以技藝爲本夫將之設奇用詭可以不用力

而勝敵者不可與士卒言也士卒惟知門力耳若技之弗精則其心惴惴焉將雖有奇豈得而用之乎是故良將不以爲忽焉若近者戚繼光之法教一以教十教十以教百其遺制可謂詳核而簡便是可師也何謂分強弱夫戰者氣也一人先失百夫喪氣千人之中不能無強者亦不能無弱者惟其相雜而行故弱者先奔而強者不得獨奮每見軍伍之士深有一以此爲恨吳子之書以爲強國之君必料其民凡膽力忠勇之類各聚爲一卒所謂軍之練銳也強弱既分則我亦有用弱之時委棄一二舉軍知其誘敵而不至于畏若鋒穎既試則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議

四

弱者皆可鼓而爲強矣是故古之名將必有奇材劍客之流搏虎頓犀之士數千人以爲軍鋒如魏武帝唐太宗皆親率虎士驍騎以摧敵所以破人之堅而作我之氣也不然豈能有數萬勁兵哉雖然此一將之事後世人主不親履戎伍而養親軍習宮騎此佳兵也非示天下以大也惟以求將爲本

儲將才

明興高皇帝驅逐胡元 六合文皇帝北臨瀚海南定炎州功業之隆子唐弟漢雖曰神武天授抑亦師武臣力也然一再世之後聖睿代興景運彌赫而二百餘

年稽諸武節顧遜前代才臣猛士不乏於時僅以支邊境定內難耳犁庭掃穴之功樓船橫海之事且沒齒不復見此何故與求將之法任將之法皆未審也古者文武之途出于一至唐宋而漸分故有武將有文將欲大功之亟立則莫若任武將欲國家之常安則莫若任文將然臣以爲天造草昧羣雄角逐之時與夫皇輿板蕩中興再造之日天下且非我所有也貴乎跳蕩奮激以趨一時之功勢不得不用武臣如漢之韓彭明之徐常唐之李郭宋之韓岳皆是也若夫天下一家國體嚴盛而或有邊鄙烽火之憂中原逋逃之寇而使武臣爲專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五

將則或養賊以自固或偃蹇跋扈以睨其上本難未平他變往往因此而起故非人主腹心之臣智識忠亮之士未可以專將也陸遜諸葛亮溫嶠謝玄裴行儉裴度虞允文之徒起儒生建旗鼓爲世虎臣者何可勝數彼其人尺檄可以召片紙可以去守成之君未能駕御天下梟獍仇暴之人則莫若任此等之臣可以高枕而無憂也蓋文武二途前代雖漸分而莫甚于昭代高文之朝不盡分至仁宣以後而分乃愈甚是以國初有大征伐則命徵侯杖鉞而出是爲用武將其後以武臣不可專任而設巡撫設總督似用文將矣然佩將印者實總兵

官也而調度則聽于督撫于是二者皆有將之名而實未嘗專將之權既有牽制復便推委不能爲國家建非常之勳者職此之故也國家太平累葉右文日久儒吏綰銅墨視大帥若輿隸焉今海內多事天子稍稍修推轂之禮示崇武意然未聞有僇力爲天子掃除者徒自矜大恫喝郡國一不得當瞋目語難稍以法繩之士且擐甲譟矣臣又聞用兵以來偏裨之將尙有肯用命者功名所可動賞罰所可加也至於主將則高牙大纛偃蹇不前名爲韜鈴不親桴鼓蓋此屬本無報國之心封侯之志至於總戎橫玉願已滿矣氣已盈矣又以體統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六

尊貴法所不加幾何而得其死力哉是故今天下有難民強之憂而又有驕兵悍將之虞以至事變之來轉展無已則曷可不思變其法乎以臣愚計揆之當今之勢莫若專任文將矣夫督撫之臣有封疆之職有功懋賞失事顯罰儼然主將也而兵屬於鎮臣是二帥也臨陣遇敵以功名非一人所可專有故每每瞻顧不前指揮不一臣觀本朝文臣立奇功與五等爵者無過三王驥之征湖貴也充征蠻將軍王越之出鎮也佩平湖征西靖鹵三將軍印王守仁之平江西也雖未嘗佩將印然實無他鎮臣與同事一時起義者郡守縣令及廢

開之官與生平所結客而已繇此觀之專任文臣可以成大功者先朝已然之明驗也臣以爲文臣爲主將而武臣止任參游以下若有斬馘功次多者竟拜徹侯益侯爵以待有功非流官銓序之比漢出師誅匈奴裨輟多拜侯者豈必以地望相及而後可授與其或功次未及封者雖量加府銜宮僚而亦不妨爲偏裨蓋軍中統屬之義論使命不論本爵唐之汾陽臨淮郡王也其裨將亦多封郡王者高皇帝時宋公北征而從征常茂輩亦皆公也未聞以爵故爭禮烏在不可行哉行臣之說則文臣有自奮之心武臣亦有不倦之志而國家可無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議

七

驕兵悍將之憂矣然而難臣者必曰子之言誠善然子見在廷之臣誰可屬此大事者若有其人陛下何惜開武庫解將印而授之是說也臣固嘗言之矣求之之法未盡而非無其人也曰者陛下嘗讀先臣高拱儲邊材疏而善之拱之言曰儲養本兵大臣嘗自兵部司屬始使有智謀材力者充之議其陞格邊方備兵以至督撫本兵使其功名常在人先或不效也則嚴其罰使功名常在人後至於選任邊方州縣亦然又爲之遞相更代均其勞逸法甚周密矣然要之終身于兵者也當莊皇帝之時寓內太平北

款塞節鉞之臣稍繕城堡嚴斥

候便投壺饗士後房奏胡樂竟夜矣故爾時邊臣有王侯之樂而又爲仕宦之捷徑小有斬獲取金吾世職如寄耳故武壯輕俠之士皆樂爲之今也九邊無不中原反者蝟毛而起握兵之臣頭如蓬蒿荷戈而歸則妻子相賀如是雖有通侯萬金之賞且逡巡而不敢任何論是區區者耶夫古功名之士嘗奮不顧身以効力于行伍者亦冀釋武帳而登綺疏離玉關而入金闕耳今使之始終于兵雖曰更代乎天下知兵之人甚少其能舍諸徒虛語耳故拱之言未可以勸也然則何如而可天下大矣未嘗無其人特不宜求諸科目之中耳臣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議

八

觀古之奇士立功名于萬里之外者矢志無聊之人多安驅逸樂之人少自負不羈之人多平流迭進之人少今國家所以教儒生者不特未嘗令其習兵且與兵事大相反兵事尙奇而儒者尙平兵事尙詭而儒者尙正兵事尙雜學而儒者一切禁止且其人旣厠身于科目自可循序以至于公卿雖有賢者以爲他事可以自見豈肯翹翹然以兵爲名而嬰終身之憂哉卽或有一二人而朝廷恃此以爲得人之具則疎矣夫士固有抱文武之才而躑躅於草野者臣不敢謂世無其人也陛下莫若設文科武科以待中庸之人而設才兼文武之科

以待俊傑之士此亦唐宋所設有人應之者非臆說也夫訪之以韜略試之以騎射既曉暢矣而仍策之以經義考之以詩賦復雍雍有儒雅之風此其人必能知君臣上下之分而不敢放軼于法度之外者也然後任以軍旅觀其成功果其效也畀以齊晉之封而入爲輔弼之佐安在其不可哉然而難臣者必曰誠如是則天下跡弛詐僞大言不慚之士且乘閒而入將何以拒之臣應之曰此固不敢必其無也然於國亦有利夫此等之人生長草澤能必其甘于槁項黃馘以死乎能保其不爲盜賊乎蓋人主之術收天下真才以致治亦收天下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議

九

僞才以免亂彼跡弛詐僞大言不慚之人不足以致治而嘗足以爲亂今也狐鳴之姦四起彼則忻忻喜相告耳一聞朝廷求格外之士人之常情孰肯舍安而就危者且人人自以爲將相而望用于上我因而收之可屬大事者我尊顯之其要駕者我節取之最僻詭不可用者我借事誅之如是則天下鋒穎之物常聚于上而我持其柄反者雖多皆飢寒乞食之輩不足以汚天子之黃鉞內亂必且自解行將求鈞深致遠之威臣請爲陛下前驅矣

重將權

利在於此而害亦在於此者聖人有術焉去其害而就其利則天下之事可以畢舉苟畏其將來之憂而忍其目前之患徘徊四顧而不敢發則坐而待斃之道也古今之事一變而不可輒復至於今不勝其弊者莫若兵民之異名而文武之異官方其始分也以爲戰者人所難能而不可以概責乎人必習之有素養之以時然後驅之戰陣使其心以爲固然而不疑若是則天下兵必能戰將必能死至於今日行伍之士無以異於南畝之夫介冑之臣無以異於衣冠之儔特以其名焉異之然則向之所謂民不爲兵文不兼武豈遂足以精天下之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議

十

技能乎且夫兵弱而不振者其故何也始於將權之輕將權之輕今之人未嘗不知之而卒不能改者始於將材之非而其勢不可也明知其非而不能改誠懼乎來者之變而不知利害之可以術易也昔者漢唐之事愚嘗聞之矣將之出軍也天子之詔令有所不受而節度之在鎮者財賦恣其出入誅戮任其號令僚屬聽其選舉是故士樂其賞而畏其刑將吏畢効其能而不敢以欺上其任專而無遷徙之虞其權一而鮮旁制之患當此之時戰勝攻取四夷有所畏而盜賊易爲翦滅將權重而兵強也今也不然其號爲大帥佩將印以上者棟

息於文吏之前仰金錢於縣官而又必以半餽長安中
不得以意賞罰其下其屬弁之可用者聽朝廷之資敘
遷調而不得久爲所有郡縣之簿尉得以相抗是故庸
人致身其中惟媚好其公卿長子孫而已人惟責之也
深則自愛以求當苟上之人以犬馬畜之亦何望其忠
義敢死哉嗟乎古豪傑之士有貴爲天子之族屬而以
不得爲將致恨者以今觀之將豈可爲者耶雖然亦互
有利害矣前者之害在於武臣太驕而紀綱絕繇今之
害在於文臣太尊而功名微當唐之時藩鎮擁兵自恣
擅其土地人民天子不能制而其最患者文吏受其節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議

十一

制自郡刺史以下奔走惟命至於天下不得至於科目
之士貪其祿食而遊其門天子不得操富貴人之權而
士日以寡廉鮮恥綱紀大壞今也冠貂蟬而擁數十萬
之衆者三尺童子持尺一之詔而召之則歸命恐後至
於草茅誦讀之士投刺幕府長揖而已是故文臣甚尊
而武臣甚卑凡文法吏得挾其權陵轢之其氣日以弱
其流日以賤而功名氣力有所制而無以自見二者之
失人皆知之但以古有難防之危今有易制之安是以
就其易且安而不知兵弱而不振亦國之大憂也愚故
曰莫若重將權夫軍中之不能無文臣者勢也然使今

之文臣俯首驅使於武臣之前情有所難矣愚故曰莫
若擇將材周之盛時兵無常將其卿士時出以征不庭
而齊晉之治兵者皆其國之大夫也方今之患文士懦
弱而寡略寡略者非獨昧於兵也而凡事不勝任今宜
特立文武兼等之科試以經義騎射策以兵陣之法稍
優異之使爲邊將其人既爲上所重必喜於有爲考其
功以至大帥畀以全鎮委之以權夫起於儒生之間必
無抗暴不馴之習而文吏之任其地者以爲同類之賢
者不敢有所牽制而又無屈辱之恥若是則將權可重
而兵可強也今邊鎮之督撫非乎未嘗身習其業久謀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議

十二

其事卒然出乎細施之中而立於金鼓之下自處貴倨
視將吏若厮養焉能撫摩其士卒教習以擊刺使其兵
親愛而樂死乎是必偏裨之任皆文臣知兵者爲之如
古者參軍司馬之屬而可也所謂去其害而就其利者
此也而議者必曰世無其人世豈無其人哉

徵兵

天下有 盜賊之亂又有悍帥驕兵之亂 盜賊
所以爲亂也而將與兵所以禦亂也以禦亂之具更爲
亂源於是人主之威無所加而禍不可測夫兵之易亂
者莫過於唐而我國家百年以來如嘉靖之發于雲中

萬歷之發于朔方時見告矣而近者九塞之間嘗有脫巾之警今寧夏又復不靖然其事大約易定而征行之卒猝然爲變便爲厲階或遂颺去如遼卒之於文登川卒之於樊漢非東走則西歸盜其故何也唐之法度紀綱乾元而後已凌夷矣廢立聽於軍中故偏裨之狡桀者時有凌上而奪其位之心此必謀定而發勢成而動故其亂也膠結而難解至我國家法嚴政肅未嘗行姑息之令雖強藩悍將不敢有所挾故軍中之亂大約多起于將吏之過苛資糧之乏絕往往發於士卒一時之憤而非出於偏裨素蓄之謀故苟能處之有方則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主

亦易爲解散若夫征調之衆道途之間一旦變起而不可復止其事誠異於諸鎮也各鎮之變未必舉軍爲亂各有本將各有信地已互相牽制矣且一時邂逅烏集而呼稍緩以俟之則皆有自全之心首惡易得而在途之兵每齊意而發既倡逆謀縱志所如不可得而問也各鎮安居之士皆顧其家室卽有缺糧減餉之事而尙可支吾時日至於行旅之間既無所內顧而一日不相濟勢必至於擄掠而稱亂矣既知作亂之樂則孰肯復反正乎各鎮之亂惟起于前所稱苛暴缺乏二事而已若夫師行則或繇于役使之勞苦或憤于兩軍之相爭

或激於郡縣之禮貌事機所伏其端無窮也至於邊鎮雖爲鄰然華夷性殊卽我變作而欲躡出猶爲不易若彼無紀之兵平時已肆擄掠一日有變欲轉而爲盜一易軍號耳豈復有遲疑哉是故禦兵難而禦征行之兵尤難靜與動之異也禦援邊之兵難而禦勦賊之兵尤難投難而爲盜易也嗚呼今之黑山白馬流毒海內者大半皆昔之官軍耳而聯袂以去長此安窮奈何而不爲之計哉然則如何而可我以爲此皆將之不嚴與無智也而尤患於有司無應變之才夫有制之師訓練之士上下之志一而賞罰之令嚴則必不可亂然後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古

可以用之而成功若夫可亂之兵卽幸而不亂豈可以戰乎天下未有精兵銳卒而爲亂者也故非兵亂之足憂而憂天下無不可亂之兵也若夫變形有驗而能弭之於前是在將之巧拙耳昔者張遼中陣而立以獲叛軍段秀實延漏馮瓚促漏皆以定亂劉昌裔賞繼以誅賊黨此必機能先覺而膽智警捷所致也今之爲將者既無腹心之士以預察軍中順逆之情而猝然聞變倉皇百端或緩之以待其成或急之以受其釁或反縱首禍或蔓延註誤此亂未發而激成之也若夫師行糧從飽則靜而飢則譁兵之形也今雖立督餉之官隨大軍

之後而事機倏忽東西靡定輜重既不能與輕兵齊驅則勢不得不仰給於所經之州縣若一時不辦則人困馬乏怨怒必起又或文俗吏驕矜自大致生事端豈獨武夫之罪乎故賢能之吏必能先結諸將之心而使爲我用平日與之往還約結而使其用兵之時欲涉我境必先令疾足之人預以師期相告便可從容而應之何至失措於頃刻哉至於不幸而變已成矣而將能明勇則亦可以遂定夫亟寬脅從以渙其心而嚴設賞格以購其首或單車往諭而示以大度或輕兵速掩而出其不意皆古人已行之明驗也若畏之益深而應之益緩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議

三

使其謀成而計決則不可制矣然則亂兵之已從賊者奈何曰此可得而招也亦可得而閒也彼其中豈無數百人不得已而陷賊者乎未必無返正之心也而我當其始叛則必窮誅其親戚以絕其望而及其來歸又或借其首以報功矣宜其往而不返也夫賊惟得我兵而益知我之虛實使其人復歸爲我用豈非賊之所甚畏哉苟能厚撫其室家而多方以招之必有翻然之計矣若其招之不來而效命於賊者我廉得其主名則宜於應對戰陣之閒示其二於我之形使其新故相疑如是不急而歸我而賊首且坑之不足污我之蕭斧也

京兵

今天下之兵皆弱矣何獨京兵哉然而國家之大憂愚竊以爲在是也自古帝王之立國也莫不欲居重馭輕以爲長久之計如漢置南軍以衛宮城而置北軍以衛都城唐制府兵八百餘所更番以入衛京師皆此意也明興高皇帝設五軍都督府以分隸其兵而文皇帝設三大營以分練之當時兵皆久戰之士而統率大帥亦國之虎臣宜其內壯根本而外撻四夷也其後兵革久息武備日弛土木之後營制時變或爲十二營或爲兩官廳或合一大將或分六提督或汰爲國營老營或別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議

六

爲正兵備兵愚以爲此皆訓練分合之方得其人則皆可以修備苟非其人雖日更一法無益也特國家之所以安危者有二大憂於此而人不之慮愚請妄言之大凡國家初興之時必內外皆強而內嘗足以制外其後太平日久則內必先弱而外繼之內外皆弱而亂起然亂必先中於外則其勢不得不以外爲備於是外以漸強而內以愈弱其始有猾 叛民之憂而其後有強藩悍將之患斯亦自然之符也今天下兵起二十餘年凡方鎮州郡之兵雖未堪戰而其勢必至於日強若夫京師之兵其遨遊都市而口未嘗見敵如故也且其人率

市井竄籍於中勳戚中貴人之隱占者不可究詰籍伍既虛而瘞憊復甚如己已之役乘陴而守已不及額何論戰耶昔唐玄宗既以萬騎平韋氏之亂改爲龍武軍比宿衛而率爲良家子避征戍者納資隸軍其後寢耗至祿山之變從天子西幸者千人而已夫使侍衛有備而禁軍堪戰潼關雖失都城可守何至蒼黃一出耶我武宗時好遊邊徼而令邊將率兵衛京師號曰四外家其人見京兵單弱咸有不軌心幾構非常今九邊無勁旅然以視京兵則相去遠甚況兵連不止禍機日開此奸人之所太息而相幸者也愚所謂大憂者一矣今朝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議

七

廷留意詰戎揀汰教閱靡事不舉時更元帥務張國威又恐未嘗親當戰鬪近因流寇之亂命別將馳小隊於中原所以試而習之甚盛舉也而自先帝時開內教場選宦者習擊刺始不過爲後庭之戲而其後遂廣成一軍矣此二者不可不深慮也夫禁中旣以宦者爲兵而三大營之士雖有勳臣文臣領之不免屈意於總督之中貴其他如四衛軍錦衣圍手之屬無一非輿援於內者及其受命擊賊也未知其曾遇敵與否而旋師之日大修飲至之禮金吾世職如取如攜苟非中貴人之故不及此昔唐自肅代以後神策左右廂嘗領於宦者爲

天子親軍而裨將時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貞元中特置監局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幸梁以後賜定難功臣之號將益橫兵益驕矣故終唐之世兵柄歸於宦官而唐以不振夫人主旣憤於內弱則必欲宿兵以自重環視而無可寄則其勢必歸於中人一行授甲偶得小效則驕恣日甚而人主亦無如之何矣今國家紀綱嚴肅神聖在御必無此患然不幸而有其漸則安可不爲之深思乎愚所謂大憂者二矣然則何爲而可曰是惟天子與腹心大臣深謀而徐行之非羣下所敢議也禁中之兵在肘腋閒事不師古當思所以已之爲國家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議

八

消隱患至於京營則當以擇將爲主選士次之夫戎政旣掌於勳臣其人未必賢大約與中人首尾耳莫若改文臣爲帥而以知兵大臣天子所親信者主其事凡揀汰訓習之責皆以屬之擇武臣之廉勇知義者十餘人爲之偏裨將旣得人則兵不患其無勇矣若夫行伍之中大半多空籍與老弱也今若嚴於汰則怨多而噂囁必至不若嚴於補則壯者日增弱者日減而人不知其法當召募畿內數州之民而精加驗擇不宜取之長安市人仍歸影冒也夫國之衛士王之爪牙必有過人之材然後可以壯國威靈震耀藩服如漢之伏飛魏之虎

士唐之飛騎是已練之既精然後遇有征伐則出數百人屬之大將以爲軍鋒一以習戰一以威遠有功而歸則宜厚其賞賚而不必優其職事蓋天子之兵不以遷轉爲重也且既非大隊專軍而出又不屬於中人則雖有功而不至於驕也明甚庶乎其可矣抑愚又有憂焉昔有唐都關中而河西隴外皆關中地也國家都燕而大寧遼東西亦燕之餘也要之皆郊畿之間耳夫近都數百里非人臣建牙開府之地也唐自河湟淪陷涇州西門不開遂至設藩鎮於畿內其後邠岐逆節京師不支我自遼左之失而天下之所謂勁兵者聚於榆關去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議

元

用夷目兵

夫古之用兵者用外夷之人以爲鋒銳其來尚矣特自漢以前尚以虜兵五而當漢兵一至於西南羌夷不閑紀律素爲易亂然自鼂錯已欲用降胡義渠之屬而後魏武帝征蹋頓而悉降其眾徙居內地從其侯王大人與征伐於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矣而吳蜀之間嘗用武陵五溪蠻夷蓋徼外之民天性勇決崇尚氣力

蒙犯霜露上下山坂固異於中土者也是以北多精騎而南多良步皆天下之至銳也唐至開元天寶閒而邊鎮多番兵卒釀安史之亂其後所藉以驅除亂逆恢復兩京者回紇之兵也及其季世破黃巢之軍者又沙陀之兵也夫其始也欲以蠻夷攻蠻夷而其既也更以蠻夷攻中國於是蠻夷之民益輕我中國之無能爲浸淫至於石晉趙宋之時外夷益強而中國益弱職此之故也明興高皇帝掃平函宇降虜名王相望而請璽綬獎君蠻郡入朝而奉冠帶是時國威方震而不勤遠略往往不利其土地不勞其人民厚往薄來羈縻而已文皇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議

三

帝之靖難也以北平孤軍賴三衛屬虜轉戰以有天下甚寵異之其後連歲北伐所得降人多用之畿內或在京師是以土木之難西京降虜幾以蠢動以至曹石事起總城而逸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也然九塞諸大將所藉以與角者率收降夷爲夷漢丁至今以此爲勁騎西南諸土司疆宇相錯受我名號非有異圖也特以遠於朝廷宦其地者大率多左官遷人徵求無厭以至不堪而變作且以內地有事必徵其兵官軍既賴之以克敵而又往往奪其首功而薄其賞彼既輕內兵之弱而復挾其憤怨之心桀驁之事所繇起也卽以近事而

論之播州之兵屢有戰功而後卒叛滅奢氏亦以奉調
征 激之使亂事機所發大概可觀矣今者勦寇之役
督臣所護諸邊將所恃者率多夷丁而理臣在楚大約
多調苗兵算兵諸土司之屬當事者方以爲非此不足
以平內難而不知其有大可憂也愚以爲夷兵之患有
二而目兵之患亦有二何以言之夫賊之強兵精騎爲
橫天下者因起延鳳之間多雄邊子弟又屬虜降羌在
其中耳夫 之與我爲難者止入掠邊塞而今之爲盜
也乃遊行中原富厚之區其樂彌甚若夫 之內徙而
爲我兵丁者不過 有所不容於其國耳以無援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三

故仰食於我事將帥如蒼頭焉非所願也今見其屬之
從盜者殊自媿快虎狼之性氣類相引是以諸將所統
多有潰散之報我恐軍情一異賊勢益強不可不深慮
也夫我國家徙 內地而無晉氏之患者晉人聚之而
我散之也用之爲兵而無唐氏之患者唐人以番將爲
統帥而我屬之漢將也今之夷丁鐵騎動曰三千人五
千人不可謂不聚而其中建旗鼓者或有番人特久居
中國耳一旦使其功皆出於彼則氣益驕志益大卽歸
鎮之後而不能必其不生他念內方重困而外有強
豈可當其搖足左右之勢乎此二者愚所謂用夷兵之

患也諸土司之境綿亘於楚蜀滇粵之間數千萬里當
其無事則自相仇殺一旦有事則解仇結盟以圖輔車之
勢故一方用兵則糾蔓不可止此易動而難定者也曩
時中土太平或興鬼方之役府庫爲虛況今日之形勢
豈復能疲所恃以事無用耶且其人貧富強弱不同強
且富者睥睨中朝南面國中自如而貧且弱者畏有司
之誅求避匿箐篁而已今聞理臣使使持虎符發夜郎
昆明之師而檄麻陽辰沅之卒此皆遼遠不相及又不
能有餘資以相給而欲使其自備資糧以趨事於數千
里之外我知其不能矣況其所遣之官與地方之吏未

陳忠裕全集

卷二十三

三

必有應變之才萬一不虞更生事端則將何以禦之哉
卽幸而酋長效順師出有功然又不可不慮夫苗獍之
族以淫殺爲常民之苦兵甚於苦賊而況以凶殘之物
當要挾之際耶本朝用兵多調土司者莫甚於禦倭之
役江浙之民受其塗炭十倍於寇然此猶以絕遠不至
他變耳今賊在鄖竹指荆江者其於蠻部甚近卽使用
其力而掃除而益以知內地之虛實全楚其有寧宇乎
此二者愚所謂用目兵之患也蓋天下之患不在亂形
之既見者惟因治亂而得亂是以前亂每不可勝窮此
庸人之所不覺而智者之所深思也然則二者皆有不

可用乎非然也夫用外夷之兵而殺我赤子大不得已之事也此如毒藥焉必有相制之物而後可食今不思自治其可恃之具而徒以此爲孤注其可乎慎其將帥以分之緩其征調以緩之厚其賞賜以結之而又使我中國之兵互相維制而後可用也今人之大患在於偶得一說而以爲天下之至要惟此而已火器一端也一旦舉國以爲禦敵制勝之道非此不可卒之我未得其用而授之文登亂卒幾危山東夷目兵亦一端也而又以爲非此不可我安知其所終哉至於用人亦然其人偶有橫草之功不啻古人千分之一而天下環起以責陳忠裕全集卷二十三 議

三

騎兵步兵

我聞將吏之言曰寇非智勇過人也壯賊人挾兩騎去來如飄風人不及覺其格鬪也去官軍三四十步則駐馬不動弓弩齊發俟我小卻遂馳騎蹂躪之或從旁起伏橫截我陣我兵之所以數北也此雖敗軍懦將之言然不可謂勝負之數不係乎此昔余朱榮以精騎七千破葛榮百萬之衆楊素之破突厥也悉除車步相參之

法專以騎取勝而狄青且用騎兵於南方以破儂智高之標牌乃知步之不敵騎也久矣且兵之相遇也非迎戰則擊其情歸而已今也以步遇騎迎戰則畏其衝突尾擊則人雖竭力而趨不及馬三分之一若中間猝然相遇又以方馳之馬而當已疲之衆豈有幸乎昔者虞詡之說任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敵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屯兵三十萬而曠日無功後卒用騎兵以破 夫後世與追奔角勝者大率用騎而所以制 馬者不專在騎也今賊之長技有類於 而我又不能以制 馬者制陳忠裕全集卷二十三 議

雷